東國通鑑

十三

共二十九

輿地勝覽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三

高麗紀

仁宗三

十三年（宋紹興五年金熙宗仍稱天會十三年）春正月妙清柳旵與分司侍郎趙匡司宰少卿趙昌言安仲榮等以西京叛命平章事金富軾等討之先是賊矯制囚留守員僚又遣僞承宣金信執西北面兵馬使李仲并僚佐及諸城軍將凡上京人在西都者無貴賤亦皆拘之遣兵斷岊嶺道劫發諸城兵又矯制徵兵兩界國論

大為建元天開自號天遣忠義軍署官屬自
兩府至州郡守並以西人為之妙清與匡等
會觀風殿號令軍馬欲分數道直趣上京白
壽翰親舊在西京者為書招壽翰曰西京已
叛可抽身以來壽翰子清賚遺壽翰壽翰奏
其書王召示文公仁公仁曰是事可疑難究
真偽姑閟之有軍人崔彥韓善等自黃州來
奏曰西京人率兵至洞仙驛執司錄高甫正
又取驛馬送西京禁人往來京城吾等晝伏
夜行以間道至王召宰樞議之命富軾及叅

知政事任元敳樞密院承宣金正純會兵部
治兵爲討賊計遂以富軾元敳爲中軍帥正
純鄭旌淑盧令琚林英尹彦頥李瑱高兆基
劉英爲之佐吏部尚書金富儀將左軍金旦
李愈李有開尹彦旼爲之佐知御史臺事李
周衍將右軍陳淑梁祐忠陳景甫王洙爲之
佐遣淑周衍景甫洙分將右軍卒二千人往
諭東路諸城仍捜賊黨命内侍柳景深曹晉
若黄文裳往諭西京西賊開城門引入觀風
殿昌匡妙清寧文武兩班皆戎服景深等至

曰閫外之事將軍制之然而賊皆吾赤子殲
厥渠魁愼勿多殺
臣等按 春秋之法誅亂討賊必先治其黨
與妙淸天下萬世之大惡知常其腹心也
稱爲聖人師事稱譽以助其惡當淸以陰
陽禍福之說勸王移都及淸誘王建號紀
元以壓完顏氏皆知常從臾以道之淸曰
王之御神宮空中奏樂則知常以爲佳瑞
而草表陳賀淸曰八聖堂乃聖人遺法則
知常親撰其文極口賛揚其他兇謀幻術

驚惑衆聽表裏為奸者不可勝計知常之
為逆黨無疑人人皆得而誅之况富軾杖
鉞專征先治其黨與不誅知常而誰歟前
輩以謂富軾與知常於文字間積不平托
以內應而殺之以啓後人之疑其不知春
秋討賊之義甚矣
金遣挂州管內觀察使高春等來賀生辰○
西賊到戍州矯制執縛防禦官僚散入人家
州人知其僞擊殺五六人囚二十餘人具以
馳聞降詔奬諭各賜官僚藥一銀合長吏將

校幣帛有差又漣州戸長康安世中郎將金
仁鑑捕僞兵馬副使李子奇將軍李英等軍
卒六百餘八下教奬諭賜錦彩帛諸城聞之
擒殺西賊一千二百餘人○金富軾等至金
郊驛會天雨雪軍馬凍餒衆心解弛富軾拊
循賙給軍情乃安邏騎擒致西京諜田元稷
富軾解縛慰遣之曰歸語城人大軍已發有
能自新效順者性命可保先是王以洪彛叙
李仲孚爲西賊黨授教書往諭彛叙緩行凡
四日始至生陽驛懼不能前使驛吏傳送教

書還富軾因奏叙于平州流仲孚於白翎鎮至寶山驛閱兵三日又集將佐問策皆曰兵貴拙速宜倍道疾馳掩賊不備蕞爾小醜計日可擒若所至淹留必失機會且使賊益得爲計非我之利富軾曰不然西京謀叛已五六年陰謀無所不至必戰守足辦而後舉今乃欲掩其不備不已晩乎且我軍有輕敵心器仗未整率遇伏兵竊發一可危也頓兵堅城之下天寒地凍壁壘未就忽爲賊所乘二可危也又聞賊徒矯制徵兵兩界列城狐疑

莫辨真偽萬一有姦人應之表裏相結道路
梗塞禍無大於此矣今不若引軍從間道繞
出賊背取諸城軍資以餉大軍告諭順逆使
與西賊絶交然後益兵休士宣揚國威飛檄
賊中徐以大兵臨之此萬全之計也○西賊
趙匡斬妙清柳旵首以降尋復叛時金富軾
引中軍由平州趣管山驛左右軍皆相次而
行中軍由射嶌驛新城部曲徑到成州休兵
一日馳檄諸城喩以奉辭討賊之意又使軍
吏盧仁諧招諭西京且覘城中虛實遂引軍

道漣州抵安北府陳淑李周衍等自東界來
會先遣錄事金子浩等懷勅間行歷兩界城
鎭告諭西賊叛狀王亦降悔過詔人心猶懷
觀望及大軍始至列城震懼以迎官軍富軾
又遣僚掾于西京曉諭至七八臣等知不可
抗意欲出降自以罪重猶豫未決及平州判
官金淳夫賚詔入城臣遂斬妙清旵及旵子
浩等三人首使分司大府卿尹瞻少監趙昌
言大將軍郭應素郎將徐捷等偕淳夫請罪
于朝又投書中軍曰謹奉詔旨及元帥之言

已斬渠魁馳獻闕下欲以羊酒犒獻敢請日
期於是富軾亦遣録事白禄珎以聞又移書
兩府曰西賊将欲降宜厚待瞻等以開自新
之路宰臣文公仁崔濡韓惟忠謂禄珎曰汝
元帥不直趍西京循透路以赴安北吾等奏
遣單介持詔諭降非爾元帥之功爾來向為
淳夫至郊面縛瞻等将入京兩府遣法官枷
鏁請下獄臺諫亦請置極刑王皆不許命解
縛入見賜酒食勞慰未幾下獄梟妙清等三
人首于市賜富軾詔書奬諭仍賜銀藥合以

褒其功臣等聞贍等被囚謂必不免作敍○
二月西賊殺殿中侍御史金阜等先是王聞
西賊復叛遣阜及內侍黃文裳與尹贍往頒
詔書阜等劫之以威不加慰撫西賊怨怒譏
亂兵殺阜文裳及諸從者贍奉太祖眞逃出
又捕殺之嬰城固守金富軾遣錄事李德卿
往諭賊又殺之○壬午日有暈白虹貫之○
金富軾以爲西京北負山岡三面阻水城高
且險未易猝拔宜列營以逼之且大同江爲
往來之衝我當先據分爲五軍進至城下中

軍屯馮德部左軍屯興福寺右軍屯重興寺
西前軍屯貞興寺東後軍屯大同江又恐城
外民逃竄山谷者嘯聚為賊援分遣軍吏慰
諭之逃竄者悉出或負糧餉願助軍備者絡
繹不絶皆給衣食俾之安居○中書侍郎平
章事致仕金珦卒珦起自胥吏雖無學識清
愼有幹能其女嫁李資謙子之彥不以姻婭
附資謙及與拓俊京誅執資謙而不伐其功
王常稱之曰有功不求人知可謂賢矣○門
下侍郎平章事致仕崔弘宰卒弘宰本將家

子尚氣喜馳騁從尹瓘伐女真頗有功又與
金仁存收復抱州後黨附李資謙權勢日熾
及為資謙所忌見竄遠方及資謙敗徵拜平
章事後為諫官所劾左遷○金遣檢校右散
騎常侍王政来告帝崩○閏月西賊自宣耀
門至多景樓緣江築城一千七百三十間○
遣少卿金端御史李時敏如金弔喪○上將
軍李祿千等與西賊戰敗績先是王遣内侍
祗候鄭襲明濟危寶副使許純雜織署令王
軾往西京西南海島會弓手水手四千六百

餘人以戰艦百四十艘入順化縣南江禦賊船至是又遣祿千及大將軍金台壽錄事鄭俊尹惟翰軍候魏通元等自西海路領兵船五十艘助討西賊祿千等至鐵島欲徑趣西京會日暮潮退襲明日水道狹淺宜乘潮而發祿千不聽行至半途水淺舟膠西賊以小船十餘艘載薪灌油火之隨潮而放先於路旁叢薄間伏弩數百約以火發則同時齊舉及火船相薄迎燒戰艦伏弩俱發祿千狼狽不知所圖兵船器仗皆燒軍士溺沒殆盡台

壽及俊皆死祿千蹈積屍登岸僅以身免由是西賊始輕官軍選卒練兵爲拒守計○詔曰罪己勅與魯史嘉大禹之德改過不吝商書載成湯之明今率前修以成其義朕以後侗之眇繼先世之豐長於深宮之中暗諸經國之務憂勤夙夜雖增晷涉之懷制馭姦雄尚乏先幾之見屬崇德之跋扈更丙午之擾攘鑾輿播遷宮室焚蕩上辱祖宗之委寄每辜基業之延洪適有陰陽之人出從鎬邑加之左右之薦待以大賢朕誠不明遂惑其說

乃創大華之新闕以期祖業之重興不思一
己之勞屢訪西巡之駕吉祥之應蓋寡災異
之生浸多訖無明徵空速衆謗無成乃已朕
方戒於聽從彼昏不知日有懷於怨望擅興
軍馬囚械官員以天開表其年元以忠義彌
爲軍額公然徵集兵衆意欲陵犯上都變出
不圖勢將莫遏自古大逆之罪孰與西都之
人呂刑三千論罪莫先於無上舜功二十知
人實本於去凶是用先誅內應之姦遂有元
戎之遣然且約無擁擊待以歸降何逆命之

至深乃嬰城而固拒久勞於外士卒經時而未還不已于行饋餉屬途而弗絶衆庶勞止遠近騷然況今憲已姑農久稽月捷與言及此莫知所然履霜堅冰過本馴致痛心疾首罪實在予所冀在庭之臣勤王之卒奮其膂力殲厥羣凶上慰寡人之心次釋二韓之憤然後共補不逮有望於將來永言自新幾無於貳過所有悔過自責之誥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臣等按漢武帝輪臺之詔何補既往開邊

之失唐德宗興元之詔何救奉天播遷之
辱盖人君不能兢業戒懼於治安無事之
時而哀痛悔艾於顚沛多難之際抑末矣
仁宗墮於逆髡之術始創西都勞民動衆
人心已搖怨讟方興賊旣據城以叛動師
問罪亦未易掃盪西顧方動而始下罪己
之詔諄諄播告吁亦晩矣安能盖前日之
愆而慰悅其民心乎然人莫難於知過而
尤莫難於改過若因罪己之詔更布惟新
之化與民休息則豈不有愈於遂而不復

者乎何仁宗之終不爾也
○金富軾慮後軍寡弱夜密遣步騎一千以
益之昧爽賊渡馬灘紫濤直衝後軍燒營突
進僧冠宣應募從軍荷大斧先出擊賊殺十
數人官軍乘勝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賊皆
蹂躪赴江溺死獲兵船甲仗甚多賊勢頓挫
時軍師野屯數月方春夏之交恐水潦將至
爲賊所襲議築城按甲不戰州鎮兵番休就
農欲以持久伺便議者皆曰西賊兵少擧國
興師當指日平蕩數月不決尚爲稽緩况築

城自固不亦示弱乎富軾曰城中兵食有餘
人心方固攻之難克不如將謀而成何必疾
戰多殺人乎遂定計以北界州鎮南西近道
軍人分隸五軍各築一城又於順化縣王城
江各築小城數日而畢時兵積穀閉門休士
雖或與賊交兵無大勝敗或分道攻城城高
塹深雖矢石所及多所殺傷而官軍亦傷三
遣近臣崔褒抗員外郎趙碩等下詔招諭富
軾亦遣錄事趙譜榮金子浩康羽及僧品先
等百計開諭許以不死每獲賊諜及樵蘇者

皆給衣食遣之趙庭等自度罪重殊無降意
幸其有外患使官軍自罷時金使適至賊欲
遮刺之以擣釁官軍知之候察甚至故賊不
敢發賊又恐其黨降附詐為我中軍文牒示
衆曰諸軍所俘及降人無問老少皆殺之西
人頗信之已而聞撫慰降者甚厚故賊黨稍
稍歸順時有朝臣啟議曰自古用兵當觀形
勢豈較一時之損傷乎國家雖與北朝和親
而其意難測今興師數萬彌年不決若隣敵
乘釁而動加以盜賊不虞之患何以制之請

追重臣不計死傷苟日破賊敢有逗撓者以軍法論王以示富軾富軾奏曰北邊之警寇賊之變不可不憂誠如所議然至於不計死傷苟日破賊是何不究當今之利害也臣觀西都天設險固未易攻拔況城中甲兵多而守備嚴每壯士先登僅至城下未有踰城超堞者雲梯衝車皆無所用童稚婦女擲瓦投瓦猶為勍敵設使五軍傅城而攻不出數日驍將銳士盡斃於矢石矣賊知力屈鼓譟而出鋒不可當何暇備外虞哉今聯兵數萬彌

年不決老臣當任其咎然以邊備之警盜賊之變不可不慮故欲以全策勝之不傷士卒不挫國威耳兵固有不期於速勝者今以宗社之靈明主之威妖賊負恩行即殄滅願以討賊付老臣使得以便宜從事必破賊以報王亦以爲然故卒排羣議而委之○五軍會攻西京城不克○祔于太廟○夏六月宋遣廸功郎吳敦禮來曰近聞西京作亂儻或難擒欲發十萬兵相助○秋八月御天成殿令翰林學士鄭沆講唐鑑○九月吳敦禮還王

附奏曰西京之賊已殲渠魁餘黨嘯聚據險自固欲速攻破慮多殺傷按兵圍城以待其降賊勢日窘破在朝夕竊念海外小邦邊鄙細故豈足上煩威靈故不敢控告今特遣使問助兵可否雖上感大朝字小之義但理有不便難以承當況海洋萬里險不可測天兵東下恐非便宜所下指揮乞行追寢○遣文學姜盧顯庸如宋○冬十月西賊城中糧匱閭老弱驅出之戰卒往往出降富軾知有可取之狀命諸將起土山先於楊命浦山上豎

柵列營移前軍據之幾州縣卒二萬三千二
百僧徒五百五十人築土山分命將軍義甫
等四人將精卒四千二百及北界州鎮戰卒
三千九百為遊軍以備剽掠○十一月左常
侍李仲中書舍人李之氐上疏曰虎兕出於
柙龜玉毀於櫝是誰之過西賊之謀久矣一
二大臣非獨不防閑又信其讒而張之致有
今日之亂請賜明斷誅其黨人盖指文公仁
林景清輩也於是以景清為守司空尚書左
僕射樞密院使仍令致仕○五軍就前軍屯

所起土山跨楊命浦抵賊城西南隅晝夜督
役賊大驚曰以精兵出戰又於城頭設弓弩
砲石盡力拒之官軍隨宜捍禦鼓譟攻城以
分賊勢又有僑人趙彥徽計制砲機置土山
上其制高大飛石重數百斤城樓糜碎繼投
火毬焚之賊不敢近土山高八丈長七十餘
丈廣十八丈去賊城數丈五軍攻城不克錄
事朴光儒死之○西賊夜分軍爲三出攻前
軍營金富軾令僧尚崇荷斧逆擊殺十餘人
賊兵奔潰將軍于邦宰等五人率兵追擊之

丙辰

賊棄甲入城

十四年（宋紹興六年 金天會十四年）春二月金富軾攻拔西京城趙匡自焚死執賊魁崔永誅之西京平初匡等以官兵起土山逼之欲於城内築重城富軾曰賊雖築城何益尹彦頤池錫崇曰大軍之出今已二年曠日持久事變難料不如潛師突擊破重城可以成功富軾不聽彦頤固請於是分鋭兵為三道陳景甫等將三千人為中道錫崇等將二千人為左道李僉等將二千人為右道將軍公直以所領兵

入石浦道將軍良孟以所領兵入唐浦道又使諸軍分道攻城以分賊勢部分訖厚賜軍士富軾還抵中軍至夜四鼓輕騎馳入前軍勒諸將大舉丁巳昧爽景甫軍入楊命門拔賊栅進攻延正門錫崇軍踰城入攻含元門愈軍亦踰城攻興禮門富軾以衙兵攻廣德門賊徒以我土山來就不設備及諸軍突至惶遽無所措富軾與金正純督戰將士皆爭奮諸軍亦鼓譟縱火燒城屋賊兵大潰官軍乘勝恣其斬馘富軾令曰擒賊者賞殺降及

鬪掠者死士皆斂刃而進會日暮雨作麾兵
而却生擒及降者送順化縣飲食之是夜城
中潰亂匡罔知所措闔家自焚死郎中維偉
佚彭淑金賢瑾皆縊死鄭璇維漢佚鄭克升
崔公泌趙璿金澤升並自刎賊執其魁永等
出降富軾受之下吏慰諭軍民老幼婦女令
入城保家室分兵守諸門使御史雜端李仁
實侍御史李軾御史崔子英入城封府庫又
使正純彥順金鼎黃率兵三千人入城頓觀
風殿號令城中禁擄掠己未以郎中申至冲

為收拾兵仗使內給事李侯為百姓和諭安
居使貟外郎朴正明為倉庫監檢使閤門祇
候李暑訥為客館修營使錄事崔襃偁白思
清分為城內左右巡檢使辛商富軾入景昌
門坐觀風殿西序受五軍兵馬將佐賀遣人
祠諸城隍神廟撫慰居民遣兵馬判官魯洙
奉表獻捷承制斬永及將軍黃麟德宣判官
尹周衡注簿金智趙義夫長史羅孫彥梟首
三日以分司戶部尚書宋先宥自兵興稱疾
杜門掌書記吳先覺佯愚不附賊大倉丞鄭

聰以孝行聞皆旌表門閭醫學博士金公鼎
知達謀殺富軾所遣佐郎盧令琚密告令避
之少監韋瑾英以有老母不能背賊與韓儒
琯安德偁金永年僞爲喪輿若送葬者將出
門事洩瑾英儒琯被榜掠炮烙至死終不撓
引故德偁永年等免害公鼎以下諸人與尹
瞻親屬老幼廢疾者皆原之其餘兩班並執
送京師下獄其勇悍抗拒者黥西京逆賊四
字流海島其次黥西京二字分配鄉部曲其
餘分置諸州府郡縣其妻子聽任便居住許

為良人庄永等七人及鄭璇金信信弟致鄭知常李子奇白壽翰趙簡妙清柳昷昷子浩鄭德桓等妻子並沒為東北諸城奴婢諫官彈奏文公仁薦用妙清等以至誤國流毒生靈乃左遷公仁守太尉判國子監事

史臣曰公仁為宰相首薦憸人以至誤國又不從富軾之言薄待尹瞻卒使垂降之賊復叛罪固大矣而止於左遷罰亦輕矣

韋長源亭○遣殿中監尹彦植左司諫崔允儀如金弔祭○三月遣左承宣李之氐殿中

少監林儀賚詔獎諭征西將帥賜金富軾衣
服鞍馬金帶金酒器香藥金正純金帶四軍
兵馬使副判官以下銀絹綾羅各有差西京
內外老疾幼弱不能自存者量給米賙恤又
按行城內外寺院祠墓破毀者並令修葺○
以金富軾爲輸忠定難靖國功臣檢校太保
守太尉門下侍中判尚書吏部事○夏四月
金富軾凱還王謁景靈殿告平西賊賜富軾
甲第一區省西京官僚又分京畿四道置江
東江西中和順化三登三和六縣○五月貶

樞密院副使韓惟忠爲忠州牧使寶文閣直學士尹彦頤爲梁州防禦使時中軍兵馬使奏惟忠不顧國家安危凡兵機動輒防遮彦頤與鄭知常深相結納罪不可赦由是二人坐貶初彦頤父瓘奉詔撰大覺國師碑不工其門徒密白王令富軾改撰時瓘在相府富軾不讓遂撰彦頤心慊之一日王幸國子監命富軾講易令彦頤問難彦頤頗精於易辨問縱橫富軾難於應答汗流被面及彦頤爲中軍幕下富軾奏貶之○詔曰昔鄭莊公置

姜氏于城頴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旣
而悔之復爲母子如初今外舅李氏雖歿而
親親之意終不可忘可贈檢校太師漢陽公
妃崔氏封卞韓國大夫人
臣等按薄昭以舅親殺漢使文帝不忍加
誅逼令自殺先儒曰法者天下之公器惟
善持法者親疎如一昭殺漢使𢚩從而赦
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今資謙潛圖不軌
其罪逆覆載所不容與殺漢使之罪不啻
萬萬王又不誅只流于外得保首領幸矣

又加厚爵何也夫資謙之構逆皆王之所自致也王於資謙欲異恩數牋表不稱臣宴會不庭賀君臣之分已亂矣封為國公開府為崇德置宮為懿親號節為仁壽納二女為王后長其不臣之心以致睥睨神器稱兵犯順向微忠臣義士捍衛之功則國之存亡未可知也王既反正宜明正其罪以示王法可也既不能然又以一時姑息之恩尊為外舅又加爵命之寵然則為惡者安所懲艾乎自是以後亂臣賊子接

迹當世其禍蔓延不可復救未必非王啓之也

詔曰廐焚孔子曰傷人乎不問馬此聖人貴人賤畜之義也今法官論殺牛准殺人之罪鈒面配島此非律文本意自今以本罪罪之

○秋八月幸長源亭○九月遣金稚規劉待擧如宋明州牒云近商客陳舒來言夏國欲遣使高麗議事惟三韓自漢唐以來世事中原况我祖宗內附二百年于玆受累聖待遇之恩豈不欲一心以守藩臣之度哉而與金

國疆場相接不得已請和設閒遣使與夏人
偕來議事必爲陰與爲謀因此猜怒兵出有
名則小國成敗未可得知若微我爲之藩屏
則淮浙之濱與金爲隣固非上國之利也又
上國因興師取道於我則彼亦由此以行然
則沿海諸縣必警備之不暇矣伏望執事熟
計之無使小國結怨於金上國亦無唇亡齒
寒之憂明州回牒云朝廷待諸國恩義甚厚
至靖康兵火之後使命稍艱昨遣吳敦禮與
陳舒前去講明舊好且聞與金切隣因信使

往來當得兩宮安問耳至興兵應援假道徂
征皆敦禮等尊對之辭非朝廷指授宜深見
諒無致自疑○冬十月知樞密院事金富儀
卒初王在東宮富儀選爲府屬以文學特被
眷倚及即位擢授翰林學士王嘗問以邊事
對曰宋神宗與文彦博王安石議邊事彦博
曰須先自治不可略近勤遠安石曰彦博言
固當若能自治七十里可以王天下今以萬
里之天下而畏人者由不自治也今三韓之
地豈特七十里而已哉然不免畏人者其咎

在乎不自先治而已又聞良騎野合交鋒接
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
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
而戎狄之所短也當先所長以觀其變此實
今時之急務也宜令京城及諸州鎮高城深
池蓄強弩毒矢雷石火箭遣使督察主吏以
賞罰之可也妙清請營新宮於西京富儀上
疏極言不可及妙清反出師討之富儀乃上
平西十策其大槩以爲西京城險粮足不可
卒拔當以逸待罷以計取勝耳王嘉納之及

平西皆如其策特賜金帶一腰爲人性坦蕩
未嘗干勢利詩文豪逸○十一月遣少卿李
有開如金賀正禮部侍郞李仁實賀萬壽節
○樞密院知奏事鄭沆卒沆性穎悟好學中
第爲尚州司錄州人以年少易之及臨事善
斷遂皆嘆服久爲內侍掌奏事出納惟允後
按察楊廣忠淸兩道時資謙威勢震赫競聚
斂以媚之沆獨不然資謙敗拜承宣勸王讀
書王之文學日就沆有力焉及疾劇陞知樞
密院事命下翼日卒王震悼聞其家無擔石

之儲曰三十年近侍十一年承制甚貧如是可嘉也賻之有加御筆特謚文安

十五年（宋紹興七年 天會十五年）夏四月金稚規劉待舉回自宋詔云干戈震擾老稚轉徙賴前好之不忘憫吾民之久寓假舟揖之利既獲以歸返廬井之安各得其所尚慮遺氓之多有更煩惠澤以哀斯○秋七月門下侍中致仕李公壽卒公壽嘗為西京判官睿宗西幸公壽供頓不擾民王嘉之及還命扈駕辭曰故事旋駕之日唯知留一人扈行安可要恩以

撓常典軍從之選軍兵部凡十四年以稱職
聞性悶厚勤儉然吝嗇好佛○九月移御長
源亭冬十月還宮○十二月判國子監事文
公仁卒公仁舊名公美爲人雅麗柔曼侍中
崔思諏以女妻之家世單寒以壻干貴戚恣
爲豪奢嘗使于遼私贈儐者珍玩自是遼人
每於行李必援公仁徵索無厭遂爲鉅弊
十六年（宋紹興八年 金天眷元年）春二月遣閤門祗候崔
沔如金東京○詔曰帝王之德謙遜爲先故
老子曰王公自稱孤寡不穀漢光武詔上書

不得言聖今臣下尊君推美稱謂過當甚不合理今後凡上章疏及公行案牘毋得稱神聖帝王○秋七月樞密使陳淑免先是知御史臺事崔灌辭端朴挺蕤侍御史印毅崔述中安淑等伏閤三日劾淑嘗討西京受人臧獲寶帶不報皆杜門不出召諭灌等視事唯挺蕤述中固爭不就職淑竟免○冬十月壬戌移御國清寺甲子還新闕先是以本宮經火命有司葺之是日百官陳賀置酒便殿諸王宰樞從官皆侍夜分乃罷○幸集賢殿命

金富軾講易大畜復二卦令諸學士問難仍賜宴夜分乃罷

十七年（宋紹興九年 金天眷二年）春二月大赦制曰朕承先君之末命襲累世之丕基德薄任重不能制御致使權臣跋扈宮禁焚蕩朕甚慚愧今幸賴天地之陰扶臣民之協力重修訖功以去年十月入御慶莫大焉宜推恩澤與民同休○三月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崔思全卒思全初以醫術進諭拓俊京去李資謙以功驟登宰司晩年自以起寒地位極寵溢固請

致仕有二子曰弁曰烈思全各賜金罍一具
及其歿妾竊其一弁怒欲鞭之烈曰此先君
所愛嘗傾家產以恤之況此物耶爭所得者
尚存請以遺兄王聞而嘉之曰可謂孝且仁
矣御書賜名曰孝仁

臣等按 思全起於寒地物望亦淺然當資
謙俊京之亂車駕出次于外宮闕焚蕩肘
腋之變在於呼吸思全從容立談之間開
諭俊京陳其順逆禍福之理俊京感激悔
悟決意去資謙資謙既去而大位復正宗

社再安思全一語足以破奸軌之膽曾無汗馬之勞而能成折衝之功其勳烈可謂盛矣但前日韓安仁文公義之見逐於貧讒不無交搆之失君子譏之

召金富軾崔滋等置酒命富軾讀司馬光遺表及訓儉文王嘆義久之曰光之忠義如是而時人謂之姦黨何也富軾對曰以與王安石輩不相能耳王曰宋之亡未必不由此也

十八年（宋紹興十年 金天眷三年）春二月門下侍中致仕金若溫卒若溫古名義文性恭儉廉正力學

歷仕中外所至人便之李資謙秉權喜利者
爭附若温與資謙爲堂兄弟而不相比位雖
華顯未嘗以富貴驕人○親禘于大廟加上
九廟及十二陵尊謚赦二罪以下○宰臣金
富軾任元敳李仲崔溱與省郎崔梓鄭襲明
等五人上書言時弊十條伏閤三日皆不報
梓等乞罷不出○秋七月王以郎舍所言罷
執奏官咸諸處內侍別監及內侍院別庫乃
召崔梓等令出視事獨鄭襲明以所言不盡
從不起右常侍崔灌獨不預上書供職如常

識者鄙之○八月中書侍郎平章事崔濡卒濡少敏悟善屬文以清白公平備歷淸顯晩有疾步履甚難猶不乞退時人譏之○冬十月賜金富軾金銀鞍馬米布藥物賞平西之功也

十九年（宋紹興十一年 金皇統元年）春正月王太子冠

夏四月遣禮部侍郎權迪右司諫金永若如金賀上尊號迪等至金境金人以妨農時不許入乃還○秋九月復遣權迪金永若如金

二十年（宋紹興十二年 金皇統二年）春正月諫官劾奏秘

書少監寶文閣待制金精嘗請樞密金正純
第使酒詬罵國子司業起居注鄭襲明請寓
金富軾別第失諫官體請罪之於是精落寶
文閣待制襲明落起居注諫官又奏精罪重
罰輕請罷其職從之○三月門下侍中金富
軾三上表乞致仕許之加賜同德贊化功臣
號○夏五月叅知政事金仁揆卒仁揆女嫁
李資謙子之彥故資謙之敗坐貶知春州既
而召還復職爲人寬厚不臧否人物優游不
斷但保祿位而已○金遣大府監完顔宗禮

翰林直學士田轂來冊王爲儀同三司柱國
高麗國王仍賜冕服象輅鞍馬等物又加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故事受冊命必於南郊
今宗禮等奉朝廷指揮始於王宮頒詔○遣
同知樞密院事崔灌諫議大夫崔惟清如金
謝冊命
二十一年宋紹興十三年 金皇統三年夏閏四月太子納
司徒溫之女爲妃○五月延德宮火○秋九
月以裴景誠知吏部事景誠爲承宣取倡女
爲妻諫官言景誠內行如此不可居喉舌之

職改除知御史臺事諫官又言委之風憲允非所宜論執不已故有是命○冬十二月中書侍郎平章事致仕崔滋盛卒滋盛性剛敏歷官無不稱職然丙午之亂就李資謙私第執事人以此少之○以李之氐金正純叅知政事

二十二年 宋紹興十四年 金皇統四年 春正月親祀圜丘親耕籍田王五推諸王三公七推尙書列卿九推還宮赦羣臣表賀○二月戶部尙書致仕許載卒載由刀筆吏起以清白稱九城之

役以中軍録事戌吉州女真來攻嬰城固守
數月城幾陷載築重城拒之女真退以功拜
監察御史然不學無術附李拓遂登宰司及
二人敗諫官極言其罪貶知豐州秩滿除兵
部尚書仍令致仕臺諫駁之會西海道按察
使奏載在豐州有政績不可棄遂拜戶部尚
書致仕○觀曰詔俊京雖失爲臣之節亦有
衛社之功可授撿校戶部尚書數句疽發背
死于谷州其先本谷州吏俊京貧賤不學與
無頼之徒遊求胥吏不得肅宗爲雞林公就

其府為從者遂得樞密院別駕九城之役有
功遂顯○詔復齊民孝弟力田者○夏五月
賜金敦中等二十六人及第敦中富軾之子
初擬第二王欲慰其父升為第一因屬內侍
敦中年少氣銳後因宮庭除夕儺禮以燭燃
牽龍鄭仲夫鬚仲夫手搏辱之富軾怒白王
將縛榜仲夫然王異仲夫為人乃令逃免遂
撫敦中仲夫海州人方瞳廣額白皙美鬚髯
身長七尺餘初其州上軍籍封臂送京宰相
崔弘宰見而異之充控鶴禁軍昵侍左右

臣守謙 敎中燭仲夫弊以啓武臣悖亂之心韓賴批紹膺頹促成武夫簒弑之禍小人之能亡國敗家如是何可不遠之有哉

秋七月庚申王子晫生〇十二月王聞金主幸東京遣秘書監郭東珣往聘少府少監金龜符進方物戶部侍郎崔子英賀萬壽節

乙丑 二十三年 宋紹興十五年 金皇統五年 春二月樞密院副使朴挺蕤卒挺蕤性寬大出入臺諫務舉大綱不為苛察其父永侯嘗誡以忠孝之道挺蕤頗欲自力然奪其舅妻田廬臧獲使其母

子飢寒時議薄之○夏五月政堂文學叅知
政事李之氐卒之氐公壽之子擢第狀元拜
右正言持論公正忤時宰改殿中內給事出
按西海道時資謙當國嗜利者爭附之氐雖
與為姻而獨不相比資謙使者交午州郡爭
取財賂之氐痛禁資謙惡之出為平州使及
資謙敗召還累遷為起居注之氐風標英雅
秉心寬厚文章政事為一時之傑但吝嗇財
賄父沒不分弟妹家奴肆橫或至盜劫不能
撿制為時所譏謚文正○秋七月北界昌朔

通義靜龍鐵七州及西海道海州蝗太史奏
今蝗蟲四起此乃國多邪人朝無忠臣居位
食祿如蝗蟲宜舉有道之人置之列位以弭其
災○參知政事金正純卒正純起自寒素尚
氣任俠善射御常語人曰男兒當立邊功以
取名位安能欝悒苟活里閭間哉適國家伐
女真請從軍有功出守和水二州素不閑吏
事然不以簿書介意但舉大體亦無廢事及
從金富軾平西都遂登政府疾篤拜推忠定
難功臣守太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正純天資勇悍意豁如也但不學好貨專事後靡爲時所短○冬十二月丁巳立春夜天有聲如雷太史占曰立春日天鳴有聲至尊憂且驚○門下侍中致仕金富軾上所撰新羅高句麗百濟三國史王遣內侍崔山甫就第獎諭賜花酒優厚

二十四年宋紹興十六年金皇統六年春正月金遣衛州防禦使完顔昇來賀生辰○命太子引禮部侍郞鄭襲明講書大禹謨○王宴金使於大觀殿遂不豫赦王疾篤卜曰資謙爲祟遣內

侍韓綽徙置資謙妻子於仁州百官就禱于普濟寺又禱于十王寺及廟社○二月平章事任元敳與百官會宣慶殿禱于皇天上帝○追復拓俊京門下侍郎平章事召還其子孫官之以巫覡謂俊京為祟故也遣內侍奉說決金堤郡新築碧骨池堰從巫言也

臣等按易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夫始終生死如晝夜之相代不可求而得亦不可幸而免當順受其正而已仁宗彌留惑於巫卜妖妄之說求媚於已死之逆鬼

而復其妻子施恩於已黜之逆臣而優加爵命欲活須臾之命不能正終如此其不達死生之理甚矣

甲子王疾大漸傳位于太子睍制曰神器大寶不可暫虛太子睍處震之長重离之明元良之德格于上下自今已往凡軍國事務並取嗣君處斷丁卯遺詔喪服以日易月山陵制度務從儉約遂薨于保和殿是日太子即位於大觀殿上謚恭孝廟號仁宗

史臣金富軾曰仁宗自少多才藝曉音律

善書畫喜觀書手不釋卷或達朝不寐及
卽位聞明經申淑貪甚召入內侍受春秋
經傳性又儉約嘗不豫輦趍入內問疾所
御寢席無黃紬之緣寢衣無綾錦之飾初
年宮中宦寺及內僚之屬甚多每黜以微
罪不復補至末年不過數人日再視事或
奏事者稽遲必使小臣趣之專以德惠安
民不欲興兵生事及金國暴興排羣議上
表稱臣禮接北使甚恭故北人無不愛敬
詞臣應制或指北朝為胡狄則瞿然曰安

有臣事大國而慢稱如是耶遂能世結歡盟邊境無虞不幸資諳恣横變生宫闈身遭幽辱然以外祖之故曲全其生至如拓俊京亦棄過録功俾保首領斯可以見度量之寛矣故其薨也中外哀慕雖北人聞之亦且嗟悼廟號曰仁不亦宜哉惜乎惑妙清遷都之説馴致西賊之叛興師連年僅乃克之此其為盛德之累也

史臣金莘夫曰睿廟末年屬念房帷馴致外家貪恣之行仁宗幼冲即位宰相韓安

仁等不能長慮却顧潛奪其權而惰忿生事使姦兇跋扈毒流三韓至於射黃屋焚寢廟脅至尊置私第殺戮左右祖宗之業幾於隆地可以鑑矣又惑於妙清壽翰陰陽之說卒致西都之叛逆者何也蓋以天性一於慈愛優游不斷故耳是以典刑未正於丙午之逆類處置不均於西都之叛民又深信浮屠貽害生民可不惜哉其不喜遊宴減省官豎恭儉以飭身誠信以交隣雖古帝王何以加焉

三月甲申葬長陵○尊母任氏為王太后○夏四月以王生日為河清節受羣臣朝賀○以任元敳為門下侍中定安侯○御儀鳳樓大赦○五月賜宦者内侍西頭供奉官鄭諴甲第一區乳媪夫也○冬十月金遣清州防禦使烏延導禮少府少監烏居仁來祭仁宗同知中京路都轉運司事蕭謙來吊慰發書會寧府事曹充來命王起復○遣梁元俊如金賀萬壽節○十二月詔來年燃燈用正月望蓋二月乃仁宗忌月故改行之以為恒式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三

丁卯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四

高麗紀

毅宗莊孝王一

諱晛字日升古諱徹仁宗長子毋恭睿太后任氏性好遊宴狎群小卒及于禍在位二十四年壽四十七

元年（宋紹興十七年 金皇統七年）夏四月幸外帝釋院自是遊幸寺院不可勝紀◎禱嗣于靈通寺講華嚴經五十日◎臺諫以上章言事不報歸第王乃下遞杖于御史臺臺奉詔鏁壽昌宮

北門以禁羣小出入王遊北園謂左右曰吾
擊毬之技無復試矣已而取毬擊之人莫有
及者○秋七月命翰林學士崔惟淸講書說
命○八月夜虎入大明宮○取升補試任裕
公等五十五人升補試始此○九月出御長
源亭○御西樓觀擊毬○冬十月觀擊毬於
西樓雷雨雹太史奏曰太陽弱陰氣逆故雷
發聲必有伏匿之謀若退強暴扶老弱用賢
良猶可及救○御西樓觀擊毬凡四日○十
一月遣裴衍古如金賀正○西京人李淑卿

赫崇晃等伏誅初金祭奠使還淑等附書曰大國兵直到西京請爲内應事覺誅之○金遣完顔宗道來賀生辰自是歲以爲常○王擊毬于北園○遣朴脩如金賀萬壽節○十二月知御史臺事文公裕左正言鄭知源等伏閤言事三日○御史臺奏壽昌宮北門嘗奉詔關鑰散員史直哉校尉鄭仲夫等擅開出入自恣請下吏王不聽慰解之○禁堂姑從姊妹堂姪女兄孫女相婚其禁前相婚所生子孫勿令禁錮

二年 宋紹興十八年 金皇統八年 春三月右常侍崔誠中書舍人崔允儀等請黜內侍金巨公宦者之淑等七人王不聽誠等伏閤力諍凡三日乃從之○以高兆基爲政堂文學金永寬知門下省事林光爲樞密院使崔惟清知樞密院事文公元同知樞密院事○夏五月金遣完顏愼之來命王落起復大理卿完顏宗安禮部侍郎蔡松年来冊王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高麗國王○秋八月納故奉御崔端女爲妃○閏月御史臺伏閤言事三日○李深

智之用與宋人張喆同謀深變名稱東方昕通書宋太師秦檜以爲呂以伐金爲名假道高麗我爲內應則高麗可圖也之用以其書及柳公植家藏高麗地圖附宋商彭寅以獻檜至是宋都綱林大有得書及圖來告因喆深之用于獄鞫之皆服深之用死獄中喆伏誅○冊弟暻爲大寧侯晧爲翼陽侯○遣殿中侍御史李公升如金時使金者斂麾下軍贄人各銀一斤以爲例公升不取一錢世服其清○贈故禮州防禦使金守雌爲吏部侍

郎翰林侍讀學士吏部奏守雌於丙午之亂以直史館入直不惜身命移藏國史得完全昔唐韋述爲史官祿山之亂抱國史藏南山身陷賊汙僞官賊平流渝州死廣德初以功補過贈右散騎常侍述終汙僞官至於流死猶論其功今守雌一無所累例補外官而死未蒙顯賞深可惜也乞依古例追贈官爵故有是命○冬十二月王擊毬於北園○以任元敳守太尉定安公開府曰壽寧置僚屬金富軾守太保樂浪郡開國侯仍令致仕尹

○己巳

彥頤爲政堂文學
三年（宋紹興十九年金海陵王天德元年）春三月御史雜端申
淑侍御史宋淸伏閤言事三日不報淑等謝
病歸第○御西樓觀擊毬三日○夏四月以
高兆基爲中書侍郞平章事○秋七月宴賓
文閣學士文公裕直閤高瑩夫于淸讌閣略
君臣之禮○諫官伏閤言事凡二日○八月
中軍兵馬使奏古制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
國二軍小國一軍請改五軍爲三軍從之○
御西樓觀擊毬○引見平章事高兆基御史

大夫文公元中書舍人王軾左丞宣鄭龔朋置酒論國事遂御西樓觀擊毬○九月政堂文學尹彥頤卒彥頤少登科工文章嘗作易解傳於世晚年酷嗜佛法請老退居坡平自號金剛居士嘗與僧貫乘為空門友貫乘作一蒲菴止容一座約先逝者坐此而化一日彥頤跨牛造貫乘告別徑還貫乘遣人送蒲菴彥頤笑曰師不負約遂坐蒲菴而逝彥頤身為宰輔不以國家風俗為意敢為詭異之行以惑愚民識者譏之

臣守按 前日崔沆以一代儒宗佞佛太甚爲世所譏彥頤亦名儒敢爲桑門詭異之行惑世尤深是皆聖門之罪人也後之文士皆斯道惑異端儒名墨行者滔滔皆是沆彥頤不得辭其責矣

御西樓觀擊毬戲馬○以知門下省事崔惟淸御史大夫文公元等置酒觀擊毬○御西樓觀擊毬二日

四年 宋紹興二十年 金天德二年 春正月密進使朴純冲如金以金完顔亮弑其主而自立不至而復

辛未

○秋九月丁丑幸南京○甲午至自南京赦
○築毬場于北園○平章事高兆基左遷爲
尚書左僕射時金存中用事兆基屈已偷合
爲諫官所劾及有是命賴存中救不數月復
拜平章事判兵部事○冬十一月御康安殿
命內侍祗候以下擊毬
五年（宋紹興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春二月門下侍中致仕
金富軾卒富軾豐貌碩體面黑目露以文章
名世仁宗時宋使路允迪徐兢來富軾爲接
伴兢見富軾善屬文通古今樂其爲人著圖

經載富軾世家又圖形以歸奏于帝乃詔司
局鏤板以傳由是名振天下後奉使如宋所
至素聞其名待之以禮冊掌禮闈以得士稱
卒年七十七贈中書令謚文烈有文集二十
卷配享仁宗廟庭○三月癸酉日有黑子大
如雞卵○以高兆基爲中軍兵馬判事兼西
北面兵馬判事○癸未日中有黑子大如雞
卵翼日亦如之○樞密院知奏事鄭襲明卒
襲明迎日縣人倜儻奇偉力學能文以鄉貢
擢第初王爲太子襲明侍讀仁宗屬太子不

克負荷任后亦愛次子將立爲太子襲明盡心調護故得不廢襲明久居諫職有諍臣風仁宗深加器重擢授承宣傅東宮及不豫謂太子曰治國當用襲明之言王嗣位惡太后前事一日侍坐語侵之太后號而下殿仰天而誓忽雷雨大震電光入座王驚懼俛入太后衣下俄而震殿柱王悔悟遂爲母子如初襲明自以先朝顧托知無不言王憚之金存中鄭諴日夜短之會襲明告病以存中權代其職襲明揣知王意仰藥而死

臣等按 襲明受先朝付托之重及王初立秕政日多匡救之力與有多焉王既驕奢尋小得志襲明以嚴見憚浸潤之愬因以得行知王之終不可與有為仰藥而死其先見之明不可及也

夏四月御明仁殿視朝引見乙丑年以來新及第等賜宴閤門仍賜釋褐王謂諫臣曰自今欲每日視朝凡廷諍之事姑且除之故諫臣無廷諍者

臣等按 大舜一日萬幾兢業戒懼而曰嘉

言罔攸伏成湯時爽丕顯坐以待朝而曰
從諫弗咈齊桓庭燎勤政而有諫臣五人
舉過者三十人古之人君何嘗以視朝而
廢諫諍者乎今王之言曰予日視朝姑勿
諫諍何也王自初政乃淫于觀于逸于遊
于田失德既多惡聞直言作爲此說將欲
塞諫諍之路箝一國之口後然自肆而人
莫敢矯其非也古人所謂言足以飾非智
足以拒諫者其毅宗之謂乎
命以沉香木刻成觀音像置內殿○封王妃

王氏爲興德宮主將宴侍臣就坐諫議王載
見宦者內殿崇班鄭諴帶犀指臺員曰此而
不彈臺官可謂無目者也御史雜端李綽升
憤然作色曰君安知不彈耶即令臺吏李份
取其帶諴以賜物不肯與份強取之諴白于
王王大怒命內侍李成允執份份走入臺門
成允執他吏閔孝旌以來囚于宮城所王不
悅罷宴即解所御犀帶賜諴下孝旌于刑部
獄臺官知王怒未霽還其帶于內侍院內侍
執事韓儒功曰汝既取矣何用送爲遂却之

往來再三而後受之臺諫伏閤論成允等王不聽臺諫杜門不出王乃黜成允儒功等五人諫官不出臺官視事○以宦者鄭誠權知閤門祗候御史臺以宦者參朝官無古制爭之不聽臺官復不出召臺官諭之曰已收誠祗候制矣臺官拜謝而退誠怨之密誘散員鄭壽開誣告臺省及李份等怨大家謀推大寧侯暻為主時暻有度量得衆心王惑之欲去諫臣金存中請令有司按問果不驗黜壽開配黑山島流份於雲梯縣誠思欲免咎又

讒言外戚朝臣出入大寧侯之門誠不誣矣
○五月諫議王軾起居注李元膺等上䟽論
內侍郎中鄭叙罪先是金存中與叙有隙叙
性輕薄有才藝交結大寧侯相與遊戲存中
鄭誠等構飛語以聞王亦疑之至是存中嗾
其族軾等論之存中嘗爲春坊侍學與誠相
善王即位以舊恩屬內侍特被寵幸及鄭襲
明卒誠懇奏擢存中爲右承宣自是出入禁
中圖議國政勢傾朝野○宰相崔惟清文公
元庾弼等率諫官崔子英王軾金永夫朴脩

等伏閤請曰鄭叙交結大寧侯暻致其第宴樂遊戲又鄭諴以私怨謀陷臺諫罪不可赦御史臺又以叙陰結宗室夜聚宴飲因叙及秘書正字梁碧戎器色判官金義鍊大寧府典籤劉遇錄事李施王皆宥之罷大寧府

史臣曰毅宗不能制其私人使之陵轢風憲以撓國法已過矣不聽臺諫之言屈法宥之宜及於羣小之禍也

召諫官慰諭之特引諫議王軾入便殿賜酒宴語從容○流鄭叙等于遠地以平章事崔

惟清爲南京留守離端李緯升爲南海縣令
時臺諫伏閤言事知臺事崔允儀直入王所
爭之乃召還臺吏李倫杖流叙于東萊梁碧
于會津金義鍊于清州又論惟清當叙之宴
諸王也借助器皿失大臣體緯升於臺省之
論叙也在家不預俱坐貶皆叙妹壻也於是
金存中益寵幸叙將行王謂曰今日事迫於
朝議也行當召還叙既流召命久不至乃撫
琴作歌詞極悽惋自號瓜亭後人名其曲爲
鄭瓜亭○內殿崇班鄭誠罷以諫官論請不

已也○六月命寶文閣學士待制及翰林學
士會精義堂校冊府元龜○夜召內侍李陽
允史官李仁蒙等十三人於奉元殿給紙筆
命賦石榴花詩限以燭刻陽允等七人中格
賜酒果絲綃○王賦禱雨詩宣示學士○秋
七月詔今年累月不雨禾穀不登內外人民
將至飢困大可憂也塗有餓殍而不知發豈
爲政之道乎都兵馬使與宰樞其熟議救恤
之方使吾赤子毋或飢餓○八月諫官及侍
御史金諹等伏閤言事三日不報省宰皆乞

罪不視事召文公元庾弼金永錫崔子英及諫官金子儀王軾朴僑李元膺李陽伸尹鱗瞻臺官崔允儀金諹閔懿韓靖慰諭視事皆不奉詔夜二鼓乃退省宰及臺諫被召詣闕待命皆不報省宰及御史大夫先退王引騎士於後庭伐鼓擊毬正言李知深伏閤力爭二日〇王遊北園命騎士擊毬〇召省宰謂曰已從臺諫所奏矣然只黜鄭諴耳

六年（宋紹興二十六年金天德四年）春正月御康安殿觀綵棚伶官兩部樂以前夕已經燃燈大會皆已

撤去王亟命復之樂觀忘倦至日午乃罷○三月丙申朔地震○諫官伏閤言事三日不報○右諫議申淑等伏閤諫諍平章事文公元知門下省事崔子英皆預議不至○宴于賞春亭使伶人奏雜戲○詔曰旱魃爲虐朕甚懼焉將博採忠言勵精求理以召和氣於是臺諫各上封事陳時政得失○夜禁苑林木間有光爛然如火焰外人疑爲失火驟闌門外欲救知非火乃退時人謂王好夜遊故有此異○夏四月丙寅地震○宴萬壽亭至

曉乃罷先是內侍尹彥文聚怪石築假山于
壽昌宮北園構小亭其側號曰萬壽以黃綾
被壁窮極奢侈眩奪人目宴將罷假山頹圮
雞鳴○御史中丞高瑩夫侍御史韓靖崔均
洪等伏閤三日請黜尹彥文韓就李大有榮
儀等不聽臺官杜門不出御史大夫崔允儀
不至召臺官宣諭右諫議申澈給事中林徽
等復上疏切爭王勉從之黜文彥等四人○
夜宴于賞春亭○諫官伏閤諫擊毬不聽諫
官遂留宿翰林院王賜酒慰諭乃曰所言至

切何敢不從翼日悉出羣馬命日官塞北門○六月饗飢饉疾疫人於開國寺○秋七月右諫議申淑等伏閤切諫凡三日時平章事文公元庚獨政堂文學金永錫知門下省事崔子英又不至○臺諫伏閤論諫乃黜內侍十四人茶房五人○八月召還鄭諴復充內侍○御東池選善射御者觀射終月○王夜觀百戲于內殿

癸酉

七年（宋紹興二十三年 金貞元元年）夏四月冊子泓為王太子赦加內外文武官職兼賜田柴○六月穆

御

請殿災○冬十月御史臺伏閤論事

八年宋紹興二十四年金貞元二年春正月冊學畋爲平涼侯○御慶豐殿名匾從文臣命賦青郊驛獻青牛詩直翰林院金孝純等十四人合格賜物有差并賜酒果○夏定科擧法初場迭試論策中場試經義終場試詩賦又國學生考以六行積十四分以上者許直赴終場不拘其額又除三場連卷法○夏六月金遣大府少監梁彬來賜羊二千頭

乙亥

九年宋紹興二十五年金貞元三年春二月給事中閔懿左

司諫朴得齡等伏閤論享不報○名平章事崔子英知門下省事與元使起居舍人崔婁伯等訪問國政婁伯水原人戶長尚翥之子年十五父因獵為虎所害婁伯欲捕虎母止之婁伯曰父讎可不報乎即荷斧跡虎虎既食飽卧婁伯直前叱虎曰汝食吾父吾當食汝虎乃掉尾俛伏遽斫而刳其腹取父骸肉盛虎肉於瓮埋川中葬父廬墓服闋取虎肉盡食之○冬十二月削司空瑄爵流直長同正李龜壽于仁州瑄齊安公偕之子禀無賴

好弓馬與龜壽飲博擊毬王尊僧冲曦在興王寺數往還遊戲與王寺管勾內侍朴懷俊奏二人意叵測故罪之璋憤恚尋死○門下侍郎平章事庾弼弼以文行顯性質直不阿謚恭肅後配享王廟

十年（宋紹興二十六年金正隆元年）春三月以左承宣金存中爲太子少保尋卒存中性聰慧有詩名王卽位以宮僚之舊拜右正言鄭襲明卒王欲得有名望者代之鄭諴力薦之得拜承宣嘗密白王曰太子幼宗親盛恐致覬覦宜選兩

府宰相以爲東宮師傅以効周公霍光故事
王然之以庾弼爲太師崔允儀爲太傅居無
何弼卒存中代爲少保王命百僚就賀其第
與誠相結用事大張威福附己者進異己者
斥冒進之徒皆趨其門財累鉅萬其兄弟親
戚恃勢驕恣至是背疽死王痛之贈政堂文
學○夏四月王如興王寺轉華嚴經還宮赦
凡從事法會者皆賞職初王無嗣與妃誓若
生子當成金銀字華嚴經四部及元子生寫
成二部修興王寺弘教院藏之又設法會以

高麗毅宗

落之○六月賜黃文莊等二十七人及第詔曰文莊丙寅科狀元文富弟也兄弟俱占魁科在古罕聞宜准三子登科例歲廩母粟三十碩○秋七月丙寅彗見東方○九月定安公任元厚卒元厚初名元敱器宇宏深風彩嚴重博通經史爲宰相勤儉淸白宰執皆傾信妙淸元厚獨擯而不從人服其明及判吏部銓注甚公人稱之曰古之山濤及王即位以太后父令朝會上殿行禮諫官論駁遂封定安公自是居閑頤養○冬十月曲宴于沖

虛閣初王於大內東北隅起一閣扁曰沖虛金碧鮮明華飾絶麗又於內閣別室居善藥意欲廣治衆病扁曰善救寶又構亭其側衆植花名花扁曰養性至是召平章事崔允儀李之茂知樞密院事申淑承宣李元膺金貽永大司成金永寬寶文閣學士金永夫知閣門事崔溫給事中崔應清殿中監崔褒偁御史韓端金諹等同覽善救寶養性亭賞御苑花卉仍賜宴○閏月金改貞元四年爲正隆元年避世祖諱以豐字代隆字行之○十二

丁丑

月郎將崔淑清密謂左僕射權正鈞曰參宣李元膺宦官鄭誠等秉勢弄權吾欲誅之何如正鈞即以聞流于淑清于遠地

十一年宋紹興二十七年金正隆二年春正月戊辰朔風自乾來太史奏曰國有憂王懼卜者內侍榮儀因進禳禬之說王信之命於靈通敬天等五寺自是月至歲終恒作佛事禳之御儀父尚嘗配島娶島內逆民之後生儀形貌怪異性姦猾常言國家基業之遠近人君壽命之脩短只在禳禱勤怠恐有踈數王頗惑之儀每

伺王憂懼輒奏云某年月有禍灾依法禳之
則無患矣置司祈禳幸而無事即曰感我力
也又奏如欲延壽須事天帝釋及觀音菩薩
王多畫其像分送中外寺院廣設梵采號曰
祝聖法會發州郡倉廪以支其費儀兼傳巡
視守令僧徒皆畏苛酷爭遺賄賂又於安和
寺塑置帝釋觀音須菩提聚僧晝夜連聲唱
諸菩薩名號稱爲連聲法席儀陽示勤苦終
宵禮拜王時幸觀之特加褒賞又信儀言遍
祀遠近神祠使者絡繹或取閭巷名第以爲

離宮別館或勞民以營山齋野墅巡幸無時又於諸寺皆張法會至有千日萬日爲限者京外府庫傾竭人皆怨之○榮儀奏闕東新成翼闕則可以延基王奪弟翼陽侯第創離宮○御睦親殿召弟僧玄曦等二百餘僧設齋祈福○召翼陽侯及宰臣崔允儀李之茂等置酒便殿至翼日午時乃罷○幸國淸寺遂幸敬天寺有司以行在所狹隘請去史官王曰史官記予言動不可暫離也

臣等按毅宗之爲君失德滋甚假使懼直

筆而欲去史官為左右者當援古訂今力
陳其不可也今乃先意導之欲去史官何
也雖以毅宗之狂悖尚知其不可而不去
之其不去者雖未必出於内誠而亦不失
為君之體惜乎當時為有司者縱臾以導
其為非耶謂其君之不可與有為而然歟
孟子曰吾君不能謂之賊知君之不能而
有是說則是賊君之甚者也欲逃姦諛之
誅得乎

二月中書侍郎平章事致仕高兆基卒兆基

耽羅人性慷慨涉獵經史尤工五言詩仁宗朝為臺諫直言不諱多所裨益及王即位拜平章事屈節附金存中時議非之○遷太后於普濟寺流弟大寧侯暻于天安府貶南京留守崔惟清為忠州牧使工部尚書任克正為梁州防禦使左副承宣金貽永知昇平郡事前御史雜端李緯升復為南海縣令徙配鄭嗣文于巨濟縣嗣文即敘也貽永敘之妹壻也克正元厚之子於大寧侯舅也王素信圖讖不友諸弟故猶疑之密諭諫臣論劾大

寧侯及克正等罪又恐太后救之先還太后陽若不得已而允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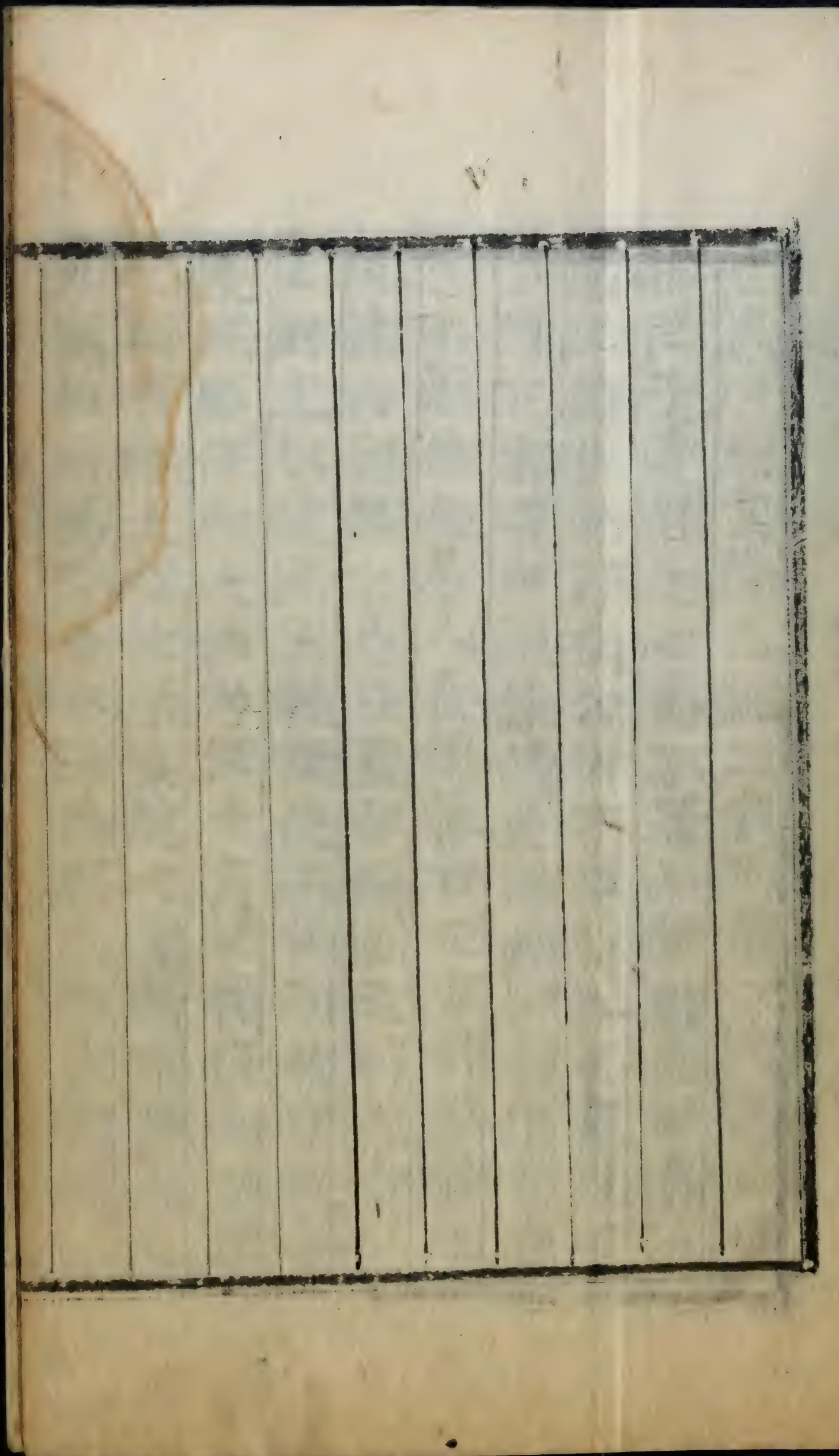
史臣林民庇曰象之惡天下之所共知也而舜封於有庳者恐傷友于之義也大寧侯叛狀未明母后尚在而忍使流竄毅宗亦少恩哉惟清秉心正直一代名臣綽幷清白謇諤有諫臣風見忌於鄭諴未免流放惜哉

臣等按易蠱之九二曰幹母之蠱不可貞程子曰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道之使得

於義若俾已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大矣信哉言乎毅宗初即位挾憾於母后語多不遜天忽大雷電震王殿柱王幾不免天之譴告毅宗以警不孝之罪者明白懇切王宜敬天之怒敬天之威改行易轍以蓋前愆可也今反猜忌諸弟移及母后或流或遷傷母子之恩絶友于之道不孝不友天下之惡孰大於此乎嗚呼皇天示威冀王悔悟而王不若天天又降罰以至顚覆福善禍淫天道之不僭於毅宗益信

焉
三月流禮賓卿李仲齊及家屬于南島仲齊妻李氏性惡嘗語其僕有不臣語僕妻素惡李遂訴宦寺以聞王怒命近臣面縛李氏以來闔家流竄自是讒言交搆王多疑羣臣○夏四月闕東離宮成宮曰壽德殿曰天寧又以侍中王冲第為安昌宮叅政金正純第為靜和宮平章事庾弼第為連昌宮樞密副使金臣公第為瑞豐宮又毁民家五十餘區作大平亭命太子書額傍植名花異果奇麗珍

玩之物布列左右亭南鑿池作觀瀾亭其北
構養怡亭蓋以青瓷南構養和亭蓋以椶又
磨玉石築歡喜美成二臺聚怪石作仙山引
遠水爲飛泉窮極侈麗群小逢迎民間珍異
之物輒稱密旨無問遠近爭取䭾載絡繹於
道民甚苦之○命宰樞臺諫侍臣遊覽壽德
宮因賜酒食○御觀瀾亭赦二罪以下復鄭
誠職凡預營繕者皆賞之○贈平章事文公
元第爲巡御所○榮儀奏來歲國有灾宜修
十寺以禳之王率日官幸海安寺相風水○

五月御密殿名平章事崔允儀右承宣李元
膺等賜犀紅鞓帶各一腰王率內竪伶人巡
宴林亭至曉不輟○以朴純冲為樞密院副
使復以鄭誠權知閤門祗候○王聞東海中
有羽陵島地廣土肥舊有州縣可以居民遣
溟州道監倉金柔立往視柔立回奏島中有
大山從山頂向東行至海一萬餘步向西行
一萬三千餘步向南行一萬五千餘步向北
行八千餘步有村落基址七所有石佛鐵鍾
石塔多生柴胡蒿本石南草然土多巖石民

裭侯以酬其勞已經三載卿等不署告身實
非臣子愛君之心尙不署署筆皆齟齬淸允
忠正俯伏流汗獨公升不奉吉王怒譴逐之
○門下省事中敘諫議金諹柳公材中書舍
人洪源滌起居人金子蕃右正言許勢修上
疏諫曰鄭誠之先在聖祖開創之時逆命不
臣錮充奴隸區別種類使不得列於朝廷今
授誠顯任以太祖功臣之裔反僕役於不臣
之類有乖太祖立法垂統之意請削誠職凡
與誠相結爲黨者亦降爲庶人王大怒還其

䟽諫官伏閤二日竟不得達勢修棄官而去
○王召臺諫督署諴告身皆唯唯李公升猶
不奉旨王責公升曰汝嘗爲諫官旣署諴告
身今反不署何也對曰臣悟昨日之非故不
奉詔王怒勅公升歸家金諹等又上䟽諫不
報是日日無光○召李公升復令視事○秋
七月申淑獨詣闕上䟽請削鄭諴職王曰古
者未有大臣獨諫者對曰自祖聖創垂以來
亦無官寺拜朝官者至聖朝始有之臣聞此
以還居常憤懣食不知味故敢來上請若臣

言非請誅臣是則願賜俞允王乃降制削
職布告中外○八月以朴純沖知門下省事
左遷知門下省事申淑守司空尚書右僕射
惡其彈劾不已也○太史監候劉元度奏白
州兎山半月岡實我國重興之地若營宮闕
七年之內可吞北虜於是遣平章事崔允儀
相風水還奏曰山朝水順可營宮闕王然之
○九月遣崔允儀知奏事李元膺內侍朴懷
俊等創別宮于白州懷俊性苛刻徵丁夫于
西海道日夜催督不日告成賜闕名重興殿

額大化術者私語曰此道謊所謂庚方客虎
舉頭菴來之勢倒關於此恐有危亡之患○
復以鄭諴權知閤門祗候○左遷殿中侍御
史金敦中爲戶部員外郎以不署鄭諴告身
也○冬十月曲宴于安平齋名左承宣李公
升獻壽公升賦詩以進○幸白州入御重興
闕受賀于大化殿是日天地昏黑大風拔木
王頗疑之多方祈禳○宴羣臣于大化殿○
十一月還宮赦○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梁
元俊卒元俊出自胥吏嘗與諫官論鄭諴堅

執一不變時議重之性清儉純直終始一節不事産業不通餽謝門巷蕭然初守光州妻事姑不謹黜之妻子號哭乞哀終不許至使其妻獨還人或譏其不仁○萬寶殿災

十三年 宋紹興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 春正月丙辰日珥人望之皆謂三日並出○鄭誠饗王獻衣襴崔允儀李元膺等侍宴樂聲聞外聞者莫不嘆息掩涕曰權在內豎矣○二月幸大安寺國子生李良平道謁上疏論事王率百官飯僧製詩一絶令詞臣和進○右僕射知門下省

事申淑棄官歸田里○戊寅雨雪霰雹平地
三寸許草木盡枯○夏五月召申淑還○冬
十一月乙未地震
十四年宋紹興三十年金正隆五年春三月移御興王寺
道見一老嫗賜布及酒○召宰樞侍臣賞御
苑花草珍禽奇獸仍賜酒果○秋七月叅知
政事致仕申淑卒淑高靈郡人博學經書以
清儉忠正著名○八月癸酉日中有黑子○
九月置酒後苑賞菊○冬十月御普賢院賜
丐者布人一匹綿二兩御院樓觀賜行旅飯

義二日○飯僧三萬于毬庭三日
十五年宋紹興三十一年金世宗大定元年夏五月王製喜雨
詩以示儒臣○冬十月感陰縣人子和義章
等誣告鄭敍妻任氏與縣吏仁梁呪詛上及
大臣王命閣門祗候林文貴按問乃子和與
仁梁有隙欲陷之也於是投子和義章于江
降感陰為部曲○十一月御毬庭觀樂
十六年宋紹興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春二月御經筵講論
經義○三月丙辰隕霜如雪○宋都綱侯林
等四十三人來明州牒報云宋朝與金舉兵

相戰至今年春大捷獲金帝完顏亮圖形敘罪布告中外御製書圖上曰金虜曰亮獨夫自大弑君殺母叛盟犯塞殘虐兩國屢遷必敗皇天降罰爲臭狄戒盖宋人欲示威我朝未必盡如其言○御史臺劾奏內侍金獻璜諂事宦者白善淵削籍善淵本南京官奴也王嘗幸南京見而悅之遂爲養子由是與王光就相出入卧內與宮人無比狎頗有醜聲○諫官伏閤上疏請罷別宮貢獻不聽王酷信陰陽祕祝之說每於行在集僧道數百人

常設齋醮糜費不貲帑藏虛竭又多取私第
為別宮誅求貨財名曰別貢使宦者監領寅
緣營私時旱荒疫癘中外道殣相望○夏六
月宮人無比得幸於王生三男九女崔光鈞
為無比女壻因緣超授八品驟拜式目都監
録事士大夫莫不切齒諫官不署告身王召
諫議李知深給事中朴育和起居注尹鱗瞻
司諫金孝純正言梁純精鄭端遇督署之郎
舍畏縮唯唯而退有人嘲諫官曰莫說為司
諫無言是正言口吃為諫議悠悠何所論○

秋八月以吳仲正為御史中丞中正起吏胥累補外寄為人嚴烈詭隨不恤孤寡要結貴近能為禍福但以言貌備歷要途時左散騎崔襃偁性亦強狠疾不附已者中正與襃偁同為省郎脂韋依阿畏儺必報人皆側目及襃偁秉政薦為是職中正視事一日而死○

門下侍郎平章事崔允儀卒允儀嘗裒集祖宗憲章雜采唐制詳定古今禮上而王之冕服輿輅以及儀衛鹵簿下而百官冠服莫不具載一代之制備矣其判吏部銓注平允任

高麗毅宗

癸未

用賢能再掌科舉時稱得人○九月竄注簿同正金義輔流內侍尹至元於無人島時嬖倖挾媚道密置畫雞於御床褥中事覺誣告義輔至元通謀祝詛故有是命○冬十二月癸亥朔太白經天四日○幸仁智齋即慶龍齋也親製詩一聯云夢裏明聞眞吉地扶蘇山下別神仙遂廣開增飾日與嬖倖沉酣遊戲不恤國政諫官或請毀之王輒稱夢報以拒之故有是詩自是諫者乃止

十七年（宋孝宗隆興元年 金大定三年）春二月幸天壽洪圓

二寺沈醉留宿從官衛士皆不得食○惠民
局南街有小兒分東西二隊各結草爲童女
衣以錦繡又裝一婢子隨其後前有几案方
丈飾金玉仍設饌食觀者如堵二隊爭媚鬪
巧至於呼譟作亂如是者五六日乃罷不知
所之○夏五月知門下省事金巨公卒巨公
起自胥吏性廉謹美容儀善辭令常兼閤門
進止詳雅遂登宰輔至是與崔褒偁有隙憂
懣而死○秋七月宋都綱徐德榮等來獻孔
雀及珍玩之物德榮又以宋帝密旨獻金銀

合二副盛以沉香○以衛尉卿李陽實知西
北面兵馬事給事中朴育和爲東北面兵馬
副使有司劾陽實不合藩鎭以徐溥仍之○
八月貶左正言文克謙爲晋州判官克謙伏
閤上疏言宦者白善淵專擅威福密與宮人
無比爲醜行術人榮儀執左道取媚於上置
百順館北兩宮私藏財貨以支祝釐齋醮之
費而與善淵管掌其務凡兩界兵馬五道按
察使陛辭之日必於兩宮置酒慰餞使各獻
方物隨其貢奉多少以爲殿最至使家抽户

歛以召民怨左常侍崔褒偁職掌樞要勢傾
中外貪墨無厭不附己者必中傷之財累鉅
萬請斬善淵無比黜褒偁以
謝一國䟽中又及宮禁惟薄之事王大怒焚
其䟽褒偁詣闕請辨王召克讓對辨克讓言
甚切至竟坐貶初克讓草䟽諫議李知深給
事中朴育和起居注尹鱗瞻等不肯連署及
克讓見貶又視事自若時人誦宋人詭遊英
俊顏何厚之句以譏之○九月召寶城郡判
官秦得文爲內侍得文始以胥吏進托宦寺

得郡倅造竹床竹几竹簾以獻王悅台之諂事白善淵王光就如僕隷

十八年宋隆興二年金大定四年春三月將移御仁智齋法泉寺住持覺倪嘗宗宮人之子備酒饌迎駕於獺嶺院王吟賞風月與諸學士唱和不已大將軍鄭仲夫以下諸將疲困憤惋始有不軌之心王被酒徑入歸法寺日已暮侍從失王所之夜半乃還○夏四月親禘于大廟赦○罷樞密院知奏事李公升爲刑部尚書公升於禘日遽奏祀事已辦王入廟庭執禮

奏矛辨王大怒欲加重責賴右承宣李聃營
救但罷知奏先是王於館北宮作寢室築臺
飾以金玉窮極侈麗一日與宦者善淵光就
等置酒召公升聃金諹縱飲王醉入幕命左
右唱和○五月召崔褒偁李聃宴于修文殿
又宴于賞春亭酣飲達曙○六月甲寅朔日
食太史不奏○秋七月詔曰近聞百僚庶士
不肯夙夜療官竊祿實違委任責成之意有
司其考勤怠以黜陟焉文民惟邦本本固邦
寧比因公私土木之役民不聊生而宦寺等

營造屋舍競為奢麗有司其悉禁斷○九月
移御志和齋觀擊毬○冬十一月甲午白虹
圍日南西北各有珥如日相貫○癸卯陰霧
四塞行者失路太史奏五行志霧者衆邪之
氣連日不解其國昏亂又曰霧起十步外不
見人是謂晝昏占曰破國王者出入起居不
可無常今陛下處非其位任非其人明堂又
曠而不居天災可懼而不省移徙無常踰令
不時故有此異王竟不悟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四

東國通鑑